

# 吃饭·吃面

傅月庵

## 之一

周二针灸日。针完后,有种舒畅,也有些许疲惫,时间且近黄昏。

我总习惯去吃一客“君悦排骨”,仿佛一种仪式,吃完整真正君悦矣。

炸排骨不简单,炸得“外酥内嫩”尤其难,据说处处有学问,火候拿捏之外,连腌渍、敲打排骨肉,都有不外传的诀窍。

“君悦”始终处理得很好,一家店稳定不稀奇,家家处处都维持水平,那真不容易了。

最令人赞赏的,油炸易“油”,一油了,入口便腻,没点清香,因而多洒辣椒粉、胡椒粉作遮掩,不识者还真说得好!君悦排骨炸得干净,香气纯正,不假它味涂抹。素吃,或加点乌醋,便好吃到得小心舌。

都说日式猪排好吃,我也承认。但若真要对决,君悦排骨站出来,马步一扎,正拳一攻击,估计多半的日式猪排都要进飞几丈之外。

爱吃君悦排骨,饭更胜面。私意以为。

——吃光光的幸福。穷人的某种快乐,风流的富人恐难领略啊……

## 之二

罗斯福路过师大路,“古亭国小”旁有长长一条市场,龙泉市场。从罗斯福路端进入,靠右最尾一家,老夫妻+一外佣摆了一摊,卖熟食也卖餐。

熟食很多,鸡爪、鸡肉、腊肠,土魷鱼、烧肉、花生小炒……日现作装盒,“通通80块!”

老阿嬷腰弯了,还勤快煮着,卤肉饭、腊肠饭、控肉饭什么的都卖。但我以为她最好的是鲜鱼汤,很简单的姜丝鱼汤,但因火候掌握得当,出锅时鱼肉鲜嫩,姜丝入味,再撒一把葱花,好吃!

因她能料理海鲜,通常我去总点一碗“蚵仔盖饭”,内容也很简单,米饭浇上肉汁、鱼松,上面盖了一层川烫过的鲜蚵,以此搭配鲜鱼汤,那是好上加好,吃得特过瘾!

“我的海鲜都是南部直接运来,特别新鲜啦。老客人都称蚵仔盖饭是‘砰砰饭’,男生吃了特别好!意思你知道吗?呵呵……”

老阿嬷边煮边说特别得意,我顺意笑了笑,让她更乐,埋头继续吃!——好吃最重要,其他不用多想。

## 之三

爱吃猪肉,爱看武松,爱看鲁智深,爱吃猪头肉。

翻看看到古人作法,总不忘记录下来。清初朱彝尊《食宪鸿秘》有一条:“猪头洗净,水煮熟,剔骨、切条,用砂糖、花椒、砂仁、橘皮、好酱拌匀,重汤煮极烂。包扎,石压,糟用。”

袁枚《随园食单》交代更详细:洗净五斤重者,用甜酒三斤;七八斤者,用甜酒五斤。先将猪头下锅同酒煮,下葱三十根、八角三钱,煮二三个小时,下秋油一大杯、糖一两,候熟后成菜,再将秋油加咸;添开水要漫过猪头一寸,上压重物,大火烧一炷香;退出大火,用文火细煮,收干以腻为度;焯后即开锅盖,迟则浪费。

却似乎都不如《金瓶梅词话》说得迷人:宋惠莲“把那猪首蹄子剔剔干净,只用的一根长柴不安在灶内,用一大碗油酱,并茴香大料,拌的停当,上下锡古子扣定。那消一个时辰,把个猪头烧的皮脱肉化,香喷喷五味俱全”。——“上下锡古子扣定”,据说就能制造出今时高压锅的效果,得以煮得软烂。

台北武昌街明星咖啡馆后面有条陋巷,一路都是小吃店。其中有家“老牌牛肉拉面大王”,大桶炖煮牛肉,大勺捞面;汤头浓郁,面条紧实,不脱一种粗犷气,颇疑前代退伍老兵所开。尽管屋舍简陋,桌椅也称不上明净,却比许多用“排行榜”“必吃”“排队人龙”图文洗得你脑袋先入为主,还以为真吃到什么好东西的网络名店来得实在且有料许多。几乎每月要去吃一次,吃久了吃出

名堂,这店里最入我心的竟不是牛肉,而是猪头肉!要如网络侃侃而谈做法有多了不起,味道有多少层次什么的,我也讲不出来。此店此物的好,大概也就“肥而不腻,软烂弹牙”几个字罢了,却已引得我一吃再吃,老吃不腻。昔日吃中碗半筋牛肉面配猪头肉一盘,如今小碗吃得都有点胀,往往切一盘猪头肉配几颗水饺就打发发了。

——今晚将一人留守,家无备餐。下班赶过去,切盘猪头肉吃吃好了。

## 之四

近时重读章回小说。《廿年目睹之怪现状》后,接读《儒林外史》,都是十几二十年前读过便搁下了的。此日翻看,竟看出不少昔日不以为意的趣味东西。

牛肉面起源难说,有说是“兰州拉面”衍成,有说是来台老兵自行开发而出。无论如何,如今似乎已成“文化创意产业”一环了。大抵“富在深山有远亲”,牛肉面既是门好生意,肯定人人都来争。要不了多久,大家或又讶然:“靠!原来这也是大韩民国古已有之的。”

这样讲,绝非亏侮韩国人,而是有迹可寻,他们真的有缘可渗透进来。

《儒林外史》第二回“王孝廉村学识同科,周蒙师暮年登上第”,山东兖州府汶上县薛家集,村中父老群集观音庵商议替村中幼童聘请蒙师,讲了半天,有人提议县上老学究周进,大家都说好,就此论定。然后呢?请特别注意:“吃完了茶,和尚又下了一箸牛肉面吃了,各自散。”

看到没?“牛肉面”三字清清楚楚,山东兖州也明明白白。大凡韩国人概念里,对岸大陆,尤其东北至山东的一切,包括孔夫子,都是咱韩国传过去的。准此,则牛肉面危矣。“台北牛肉面节”搞了半天,好不容易红红火火,恐又要被割稻尾矣。

## 之五

那时候,1980年代,世界相对年轻,我也年轻。

半工半读。白天在补习班当导师,晚上念大学。五点钟打卡下班,急忙赶到学校,随便吃个饭,看书等上课。

穷。晚餐最常吃的是牛肉汤面大碗,大口“刘家川味牛肉面”(刘记好像后来改的?),老板也年轻,北方汉子模样,牛肉面地道,川味红烧一大锅;小菜更有风格:四川泡菜、蚝油芥蓝、香辣猪头皮、白灼豆皮、辣椒小鱼干……这些都是后来口袋宽裕了,陆续吃到的。

一吃成主顾,30多年来来来去去。北方大汉老板不知哪去了?不敢问。当年读“国中”“国小”的儿子来接手,味道似乎不变,其实有调整,我吃得,却还是好!天冷的时候,总想去吃一碗,吃完,双手捧碗喝得汤汁一滴不剩。

好友“阿莉”住附近,曾跟我论断牛肉面,我总挺“刘家”,她笑说:“你们这些台大帮,就只知道刘家,嘟嘟嘟说个没玩。”

“我台大没读完,我政大的。”

“是啊,我们政大……”

然后就转到炒码面啊幸福自助餐什么的去了。

——阿莉嘴刁也看多吃多,评得肯定不错。她没想到的是,我们这些家伙,吃的哪是牛肉面?是青春是记忆啊~~刘记无敌!!!

# “在诺夫勒堡的这栋房子,我有想拍电影的欲望”

马格丽特·杜拉斯 米歇尔·波尔特 黄荭(译)

纪录片女导演米歇尔·波尔特拍摄的《在欲望之所写作:马格丽特·杜拉斯访谈录》由法国国家视听研究院出品,曾在法国电视一台(TFI)播出。诺夫勒堡的房子、花园、森林、大海……杜拉斯待过的这些地方如何变成“故事的承载者”,如何建构起某种地理诗学?这个访谈为杜拉斯研究提供了大量第一手的珍贵资料。本文选自根据采访记录整理而成的同名图书(黄荭译,南京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),由出版方授权刊发。

——编者

马格丽特·杜拉斯:诺夫勒堡的这栋房子、聊花园,我可以聊上几个小时。我知道一切,知道以前的门在哪里。一切,池塘边的围墙,所有花草,所有花草在哪里,甚至那些野草我都知道它们在哪里,一切。

米歇尔·波尔特:马格丽特·杜拉斯,您写过:“我拍电影是为了打发时间。如果我内心强大到可以什么事都不做,我会什么事都不做。正是因为我没有强大到让自己无所事事,我才去拍电影。没有任何其他理由。关于我所做的事,这是我能说的最实实在在的活了。”

杜拉斯:的确。

波尔特:您不是也会用同样的方式说:正是因为我没有强大到让自己无所事事,我才去写书?

杜拉斯:当我写书的时候,我不会有一种想法,不会。通常都是我停止写书的时候,我才有这种想法。我想写的是,当我停止每天写作时,我才去拍电影。只有当我停止写作,我才停止,是的,我才停止某种……呢……说到底,发生在我身上最重要的事情,也就是写作。但我最初写作的理由,我已经不知道是什么了。或许和下面的理由一样。让我惊讶的,是并非所有人都写作。我对那些不写作的男人暗自钦佩,当然,对那些不拍电影的人也一样。

波尔特:您的很多电影都发生在一栋和外界隔绝的房子里面。

杜拉斯:在这里,是的,在这栋房子里。每次我在这里,每次我都有拍摄的欲望。会有一些地方给你想拍电影的欲望。我从来没想过一个地方会有这种强大的力量。我书中所有女人都住在这栋房子里,所有。只有女人会在一个地方住下来,而男人不会。这栋房

子就曾住过劳儿·瓦·施泰因、安娜-玛丽·斯特雷特、伊莎贝尔·格朗热,同样也有各种各样的女人;有时候,当我走进这栋房子,我感觉……有很多女人都住在这里,就是这样。我也曾住在这里,完全安全。我想这是世界上我住得最多的地方。当我说到其他女人,我想这些女人身上也有我的影子;仿佛她们和我是彼此相通的。她们在屋子里等待的时间,就是话语到来前的时间,男人到来前的时间。男人,如果他无法给事物命名,他就会感到苦恼,感到不幸,感到无所适从。男人不说话难受,而女人不会。我在这里见到的所有女人一开始都沉默不语;之后,我不知道她们会怎样,但开始她们都一言不发,久久沉默。她们仿佛嵌在房间里,融入到墙壁、房间的所有物品里。当我和这个房间里,我有一种感觉,不要改变房间固有的秩序,仿佛房间自身,或者说住所并没有觉察到我在哪里,一个女人在那里:她在那里已经有了她的位置。或许我谈论的是这些地方的静默。

在中世纪,男人们要么去为领主打仗,要么参加十字军东征,住在乡间的女人则留在家中,孤独,隔绝,长年累月

住在森林中,在她们的小屋里,就这样,因为孤寂,对今天的我们而言无法想象的孤寂,她们开始和树木、植物、野兽说话,也就是说开始进入,怎么说呢?开始和大自然一起创造一种智慧,重新塑造这种智慧。如果您愿意的话,一种应该上溯到史前的智慧,重新和它建立联系。人们把她们叫做女巫,烧死她们。据说有过一百万名女巫。从中世纪到文艺复兴初期。烧死女人的陋习一直延续到十七世纪。

波尔特:人们在您的电影中,您的书中看到的那些女人,我想到《娜塔丽·格朗热》中的女人,也就是伊莎贝尔·格朗热,想到伊丽莎白·阿利奥纳,想到《大西洋海滩》里的维拉·巴克斯泰尔……

# 笔会

您认为只有女人才能如此“完全地”居住在一个地方吗?

杜拉斯:是的。只有女人会在这里感到自在,完全融入其中,是的,不会在这里感到无聊。我想我穿过这座房子时不可能不去凝视它。我相信这样的凝视是一种女性凝视。男人晚上回到房子里,在这儿吃饭,在这儿睡觉,在这儿取暖,诸如此类。女人,则是另一回事,有一种狂喜的凝视,那是女人凝视房子,凝视她的居所,凝视屋里的东西,这些东西承载着她的生活,她存在的理由,实际上,对她们中的大多数来说都是这样,这是男人无法体会的。我曾经说过,当伊莎贝尔·格朗热穿过花园时,就是这个花园,她穿过花园这件事不会让您觉得奇怪。伊莎贝尔·格朗热在花园里,而不是在别的地方,比如一个房间,她不在别的地方,她在这里。她非常缓慢地在花园里行走,看起来非常自然。如果是一个男人这样做,如果一个男人以这样的步伐,如此平静,如此安详,人们不会信的。人们会说:他在沉思,因为眼下他遇到了麻烦。人们会说:他在花园里散步。人们不会说他在那儿想事情。在《娜塔丽·格朗热》里,这座房子,它是真正的女人住所,它是女人的房子。



「文汇报」  
微信公众号



杜拉斯诺夫勒堡的房子



马格丽特·杜拉斯在诺夫勒堡的房子里

# 岳父退休了

丁惠忠

1. 岳父由一名学徒工成为师父,最高职位是基层供电所站长,一直干到退休。在我眼里,他在岗42年,能守得住又甘于平凡,像架高压线的电线杆扎根在华东地区的乡土上,相当不简单了。为千家万户送去光明,这是电力人特有的自豪和幸福。岳父带着这份满足退休了,每天乐呵呵地看书读报、喝茶聊天,还下田种地、打磨菜园,真正品味到与以往迥然不同的过日子的滋味——终于,有一些事情,他可以放过去,去做。

退休第一年,他迫切地想做一件事,去探望他的姐姐一家人。

他和岳母从上海远赴新疆奎屯郊外的兵团探亲,这让我非常惊讶:老两口找到地方吗?已经是深秋了,新疆可是盛雪覆盖,身体能扛住零下几十摄氏度的低气温?担心归担心,我也知道,如果劝他下年春天再前往,肯定劝不住的——终于从岗位上退了下来,有了闲暇时间就想尽快填补几十年骨肉相连的姐弟情,这种急迫,我能够理解。再搬出距离远、冰雪天、安全问题等说辞,不合适。

他的姐姐随夫在新疆结婚后,娘家人谁都没有去过,连三个外甥、外甥女有了下一代,相互之间还不相往来。平常都靠写信传递家长里短,可岁月里漫漫漫长的思念,哪里是几页信笺就能容纳和释怀的?!于是,儿女们开始帮忙打点行李和礼物。他们到照相馆拍照,要把最美的照片交给他带到新疆去。准备太多的礼物,行李箱装不下,他挑挑拣拣,精选一番,还是觉得拿不动。岳母说,东西到哪儿都能买,备个大红包吧。

岳母的这个提议被一致通过,毕竟那是一条八十多里的长路,聚一次不容易,大人、小孩的红包都要给。家里人觉得上海、新疆两地路途迢迢,但在岳父的心里不算啥,他说以前上班时巡回检查供电设备设施,两三年就下来了——要我说,他既不是走,也不是跑,一动念就在飞了,要追上数十年的亲情。岳父老两口去时乘飞机直达乌鲁木齐,想早一刻见到亲人。返程乘火车,不用赶时间,可省下一笔钱。只是没有想到长时间坐火车,双足肿得一落地直叫疼,这是后话。

2. 这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,奎屯郊区他的姐姐一家生活仍过得清贫,待那儿的半个月,不是吃白菜炖粉条,就是啃大萝卜。姐姐告诉弟弟,要去买几样好吃的荤菜,可直到离开的那一天,都没吃上。到处是沙地旷野,没见过鸟飞,连野狗的吠声都没有,上个厕所就到外面沙窝里解决。他在火车上一路回想姐姐一家人,时不时地眼眶便湿润了,真是见一面难,别离更难。后来姐姐的生活条件、居住环境等逐步得到了改善,但姐弟俩没有等到见到上第二面,他的姐姐、姐夫就相继作古了。

其实,岳父也是一路艰难走过来的,工作之余种田加上搞些副业,才撑住一个家。这一点我听闻最多,印象特别深。他们是一工一农家庭,岳母有几亩责任田。之前在单位上班,他休息日回到家便往田地里跑,有什么活就帮一把。他经常提起岳母日常干活干得多,他省下的力气必须偿还,让岳母不用多插手,清闲点。

仔细一想,岳父从来没有省力过,他不惜力气是出了名的。乡土上过日子,想过得踏实——换句话说,要稍微变得安稳、富足一些,多半是凭借自己的力气和机遇。我断断续续触摸到他的想法,比如他常念叨家里养有一大群孩子,要活命,就要有一个父亲的担当;单位上的事,一件件妥善地落实,是工作职责,两者的核心无疑都是责任,人

生讲究的是不回避,诸事处置妥当嘛。他抽空干农活,就像做工作一样,绝非应付对待。他说过一句话,庄稼是糊弄不得的,你一旦马虎了事,秧苗难茁壮,谷瘦稗子多。然而,种田这种营生免不了是靠老天爷吃饭,收成一年一个样,谁都不能打包票。

为了保家底,岳父发动全家搞副业。养过几年兔子,那不是给孩子们玩耍的,而是挣钱填补生活上一些急需开销。田里收下的玉米,留下口粮,另外藏一点喂兔,耐饥又催肥。还要喂嫩草,这个不花钱,寻河沟畔、田埂、岸坡、荒原等什边地,割一篮子一篮子野草,青的,兔最爱。即便是冬天,野草枯了,赶在霜冻前夕,收下自留地的大白菜,一棵棵吊在兔棚角落里,备足了一冬的青饲料。

兔毛长长了,念想着该卖掉时,收兔毛的浙江人就来了。最多时有近百只兔子,兔毛块把钱一斤,一圈毛剪下多少,兔毛赚点钱。过年时,女儿们挑了一春一秋,给添几件鲜艳的新衣裳,犒劳她们小年年的付出。

当时乡间不少农户种麻菇,拿到集镇去卖。种麻菇要有一定的温度,在室内先搭架子,铺上篱笆,再垫一层泥土。篱笆是用芦苇编制的,岳父看准市场有需求,就带领家人去岛屿北滩割野生芦苇。

堤岸,再运至宅上——这还仅仅干了一半,还得去叶、去梢,挑拣硬直的芦苇秆,用江草绳将一枝枝苇秆连接编制成一张一米五宽三米长的篱笆。然后卷成圈,拴牢,做成一批,就拉到集镇档口卖掉。虽然售价低廉,但芦苇不花钱,不算人工费、运费,卖多卖少总算赚下一份活钱。只是,想想这一番辛苦和伤痛,怎么就及不上人家种植麻菇赚钱?后来,岳父干脆腾出老宅地小房子,自己种了几年麻菇,孩子们读书的书包算是保住了。

岳父临近退休时,就剩小女儿没有结婚,其余都建立了小家庭。那几亩田被流转给村里的种田大户集中经营,收取一份租金换粮食。岳父爱田园——曾经的田地,沟沟坎坎弄得干净,不留一棵与庄稼争肥力的野草,见土墩便用铁耙耙平。土地流转了,有一段日子他很不适应,三天两头去田地里转一圈,见有棵歪了,扶一扶,硬泥块落在小路上,踩碎了捧起归拢到田里……

3. 岳父退休之后,老宅的房子动迁,分到了小区房子。按理说离集镇近,购物、出行方便,房子装修也够舒服,但他不太喜欢住小区。家人说新房子要有个人住,烧烧饭才有烟火气。他因此才偶尔去住一两天,一年里也就五六趟而已。

他住的地方在老宅子西边,靠近窑厂车站,介于南北两大集镇中间,原是一个单位的几间老房子,他修修补补就住下了。在屋檐下一人高的墙壁处,他钉了一只上面开口的大木箱子,

安一把铜锁,写上号码,就成了书报箱。投递员笑说,这只报箱像他们邮局门口安置的专用邮筒了。岳父说,大一点好,小区门楼下一排铅皮书报箱,一只只手掌大,放水费、电费单子差不多。我瞎付这肯定是岳父不爱住小区的原因之一。

上班的时候,有单位订报刊,岳父早养成了阅读的习惯。他曾经抽过烟,不知怎么就戒掉了。退休回到家里,自己每年都订报,还有一些健康养生类杂志。他逐年轮换着订日报,这样每天看得到报纸,同时订几份周报。他一期比一期,总觉得书报费贵一点儿不贵,一期报刊上那么多文字,抵不上抽烟人手中一支好烟。

岳父的居住地挨着一条小河一条马路,西山墙有一片荒地。在我看来,这是他看中这里的首要原因,他要开垦荒地,回归田园。

他将草除尽,划分出一块块小田,紧贴马路一边拉上绿色金属丝网,种上了果蔬——青菜、芋艿、番茄、茄子、丝瓜、扁豆、豇豆、辣椒、菠菜、大白菜……他还想方设法自己留种子,说是保持蔬菜植物基因的纯粹。部分缺失的种子,就找镇上摆摊的老农购买。每一种种子,他都写着标签,何时下土落种、怎样培植等注意事项。那些知识是从报纸上看来的,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科学性。同时,他还饲养鸡、鸭、鹅,有一年养了两只鸵鸟生蛋,还真的下蛋呢。他给我留了几只鸵鸟蛋,比鹅蛋大,吃起来另有一番滋味。

岳父老两口哪里吃得完这么多菜,它们是为子女上门时一起用餐做的准备——岳父早已当了太公,我们是四代同堂的大家庭。逢节假日聚在一起,要开三桌。有一副两眼土灶,一副液化气灶,一副台灶,三处同时开伙。特别是过年,岳父家的大食堂从年初一吃到年初五,土灶烟火交汇着欢声笑语,也是岁月变迁里幸福的回响。

2024年3月20日夜  
2024年3月27日改